

阅读

阅读

第578期

女人的手

□ 迟子建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一般来说，女人的手都比男人的要小巧、纤细、绵软和细腻。不是常常有人用“纤纤素手”“十指尖尖如细笋”来形容女人的手吗？

旧时代女人的手真正是派上了用场。纺织、缝补、浆洗、扯着细长的麻绳纳鞋底、擦锅抹灶、给公婆端尿盆、为外出打工的男人打点行装、洗尿布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当然也有耽于刺绣、抚琴而歌、拈扇捕蝶的小姐的手，但那不是大多数女人的手的命运，所以也就略去不计了。

女人的手虽然备受辛劳，但很奇怪它们总是保持着女性的手应有的本色，灵巧而充满光泽。看许多古代的仕女图，画得最美的不是眼睛和嘴，而是那一双双安然垂在胸前的手。它们光滑美丽，像玉一般荧光泛光。几百年后，再看那画中的女人，只感觉那手充满灵性地又要动起来，仿佛又要去挑油灯的灯花，又要撩开竹帘看一眼她屋里的男人，又要到河边去窸窣窄淘米一样。

女人的手是经久不衰的。

现在的女人不必那么辛苦了。但是她们照例要下厨房，要照顾小孩子。她们仍然要洗衣、淘米、切菜、站在煤气灶前将葱花撒到沸油中爆响。若是她们有好心情，她们还要编织毛衣、裁剪、布置居室等等。她们用手使屋子一尘不染，连窗台上莳弄的花卉的叶片也纤尘不染，家里的空气真正是透明的。女人在忙碌这些的时候就丢掉了一些时光，她们的额头和眼角会悄悄起了皱纹，发丝的光泽不似往昔，但她们的手却仍然有别于男人，即使粗糙也是一种秀气的粗糙。

于是我想，女人的手为什么不容易老呢？我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们经常接触蔬菜水果、花卉植物和水的缘故。女人们在切菜的时候，柿子那猩红的汁液流了出来、芹菜的浓绿的汁液也流了出来、黄瓜的清香汁液横溢而出、土豆乳色的汁液也在刀起刀落之间漫出。它们无一例外地流到了女人的手上，以丰富的营养滋养着它们，使它们新鲜美丽。女人的手在莳弄花卉和常绿植物时必然也要沾染它们的香气和灵气，这种气韵是男人所不能获得的。女人大都爱水，米浆、洗衣水的每一次浸泡都使得手获得一次极好的滋润。

我这样说，并不是鼓励女人都下厨房。可是不下厨房的女人有味道吗？

女人的手不容易老的另一个原因，我猜想是因为眼泪的滋养。女人爱哭，很少有人会任泪自流到脖颈衣襟而不顾，也很少有人会像古典小说中的女人一样拈着手帕擦泪，女人哭起来大多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手也就适时而来，一把一把地在脸颊擦个不停。眼泪是一个人的精华，它只有在极度悲伤和高兴的时候才夺眶而出，它对女人的手的滋养肯定不同凡响。泪水在手的表皮上慢慢地透过毛细血孔浸透在人手的内部，这时悲哀也就随之化解，青春和希望的力量在渐渐回升，女人的手经过泪水的洗礼变得更加有活力。

以上我所揣测的两点，最好不要被医学专家看到，不然便免不了要深究我犯了如何如何的常识错误，我可不想唇红齿白地对簿公堂。何况，我对一些常识性知识的千年不变总是深怀恐惧和疑虑。

不去说它了。

忘了哪一年在一本书上看到，女人在临终前比男人喜欢伸出手来，她们总想抓住什么。她们那时已经丧失了呼喊的能力，她们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愿时便伸出了手，也许因为手是她们一生使用了最多的语言，于是她们把最后的激情留给了手来表达。

我现在是这样一个女人，我用手来写作，也用它来洗衣、铺床、切蔬菜瓜果、包饺子、腌制小菜、刷马桶。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把双手陷在他的头发间，抚弄他的发丝。如果我年事已高很不幸地在临终前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伸出了手，但愿我苍老的手能够紧紧地抓住我深爱的人的手。

(摘自《也是冬天，也是春天》中信出版集团)

◎图片来自网络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

杜鹃花

□ 汪曾祺

杜鹃花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美丽哦，
乡村家的小姑娘，
乡村家的小姑娘。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昆明的小学生很爱唱的一首歌。董林肯词，徐守廉曲。这是一首曲调明快的抒情歌，很好听。不单小学生爱唱，中学生也爱唱，大学生也有爱唱的，因为一听就记住了。

董林肯和徐守廉是同济大学的学生，原来都是育才中学毕业的。育才中学是全面培养学生才能的，而且是实行天才教育的学校。学生多半有艺术修养。董林肯、徐守廉都是学工的（同济大学是工科大学），但都对艺术有很虔诚的兴趣，因此能写词谱曲。

我是怎么认识他们俩的呢？因为董林肯主办了班台莱夫的《表》的演出，约我给演员化装，我到同济大学的宿舍里去见他们，认识了。那时在昆明，只要有艺术上的共同爱好，有人一介绍，就会熟起来的。

董林肯为什么要主持《表》的演出？我想是由于在昆明当时没有给孩子看的戏。他组织这次演出是很辛苦的，而且演戏总有些叫人头疼的事，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他不图什么，只是因为有一颗班台莱夫一样的爱孩子的心。

我记得这个戏的导演是劳元干，演员里我记得演监狱看守的，是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的弟弟，他叫施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他是个身材魁梧的胖子。我管化装，主要是给他贴一个大仁丹胡子。有当时有中国秀兰·邓波儿之称的小明星，长大后曾参与搜集整理《阿诗玛》，现在写小说、散文的女作家刘绮。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剧团内部闹了意见，戏几乎开不了一场，刘绮在后台大哭。刘绮一哭，事情就解决了。

刘绮，有这回事么？

前几年我重到昆明，见到刘绮。她还能看出一点点小时候的模样。不过，听说已经当了奶奶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还会想起董林肯和徐守廉。我觉得这是两个对艺术的态度极其纯真，像我前面所说的，虔诚的人。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明星气、流氓气。这是两个通身都是书卷气的搞艺术的人。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摘自《汪曾祺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慢慢放弃

□ 立新

15年前，单位在大院一楼，每天午休时，我都会跟同事出去走走，走几步就到了环城公园。10年前，单位搬到大院三楼，我跟同事中午还是愿意出去走走，但已不像以前那般频繁，一周只有两三次。3年前，单位再次升级，搬到大院里另一栋办公楼的五楼。渐渐地，我跟同事们中午已经不再愿意出去走走了，宁愿待在办公室里刷手机。不仅是我们，其他年轻的同事们亦是如此，没人愿意下楼。

主要原因在于五楼没有电梯，每天上下班都要爬楼梯，人到中年体力大不如前，我和同事不约而同地都不想爬了，觉得很累，能少爬一趟是一趟。

全天待在办公室里坐着不动，当然没有中午出去走走更有利于身体健康。道理我们是知道的，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上下楼有难度，又非必须，我们不想坚持了。

在没有电梯的条件下，从一楼到三楼再到五楼，年纪越来越大的我和同事，选择了一步步地放弃，这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自身的问题。想来，人生中的很多事都是如此，难度一大，付出一多，很多人就会选择慢慢放弃，而那些能一直坚持下来的人，令我很是钦佩。

(摘自2025年3月12日《今晚报》)



在成都，遇见杜甫

□ 阿来

公元759年冬天，为寻找一个存身之地，杜甫从秦岭深处的同谷县出发，携家带口，来到成都。到765年离开，他在成都与蜀中生活了6个年头。

在此期间，他写了200多首作品，显现他的情趣与胸怀，显现他集大成的诗歌向更多样更深沉更成熟转变。更可贵的是，他为那个时代的成都，从自然到人文，留下了一份鲜活生动的档案。

从2022年2月开始，每两周一次，每个周六下午，我都会在成都的“阿来书房”进行“杜甫诗中的成都”系列讲座，既讲杜甫的诗，也讲他诗中唐代成都的面貌。后者可以说是杜甫眼里、笔下的成都。

我不是治杜诗专家，误读之处，应该不少。之所以按捺不住，要做这个讲座，并且前前后后讲了一年多时间，是要向诗圣致敬——一个晚生的写作者对伟大前辈的敬意。同时，也是作为一名成都居民，表达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有人会问：你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为什么要读文言世界里的杜甫？要知道，白话文写作至今才100多年时间，很多观念特别是小说的观念和写作方式其实来自西方。我自己写小说，知道小说要有故事，要有思想，但不只是故事，不只是思想，文学家的根本责任是用语言建构世界。杜甫讲“别裁伪体亲风雅”，文学要追寻雅正之意，杜甫还说“清词丽句必为邻”，好的修辞是诗人的天职。从语言来看，我们使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汉字进行写作，从诗经时代开始积累的巨大审美经验主要还不在小说里，而是在诗歌和散文传统中。要保持这种语感，保持中国风的、雅正的、含蓄的、蕴藉的这样一种语言，必须向古典学习。

今天，我们可以随口而出“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的诗句，也会背诵写蜀地山水的《春夜喜雨》，说明大家对杜甫诗有高度的认同，对杜甫笔下的成都有高度的认同。明人李长祥评杜甫在四川写的诗后，是这样表达的：“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诗歌界普遍认为，杜甫从入川以后，才真正进入他诗歌上的成熟期。得蜀山水，杜甫扬眉吐气了，不是浮于表面的扬眉吐气，是他找到了审美的精髓——诗歌如何与自然结合，如何与生命结合，如何与自己的人生际遇、国家情怀结合。李长祥接下来这一句话更为重要：“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有了杜甫的诗，蜀山水也得到了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成都的文化、成都的诗意，没了杜甫诗，会有很大的缺失。杜甫给蜀地独特的自然山水、人文历史定下了调子。

讲杜诗可以讲字、词、句，讲写作、修辞的技巧，讲思想意义，但是我不想这样讲，我想讲一个人。这个人一方面像我们普通人一样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普通，因为写作而不普通。

佛家有这样一句话：“物转心则凡，心转物则圣。”我们都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如果任由物质世界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全部战胜、淹没，这就是“物转心”，物质转化了心灵，人就成了凡人；反过来，“心转物”，虽然身处物质世界，但肉身生存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我们还有情感，有审美，有理想，有梦，有远方，当我们用意志、情感、理想去映照物质世界，使它发生新意义的时候，这就是在往圣人的方向前进。

很多杰出的诗人都这样，官场失意、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但他们在写作中焕发光彩，这光彩直到今天还在映照着我们。在一个物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显示出强大力量的时代，我们来重温杜甫这样的诗人，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当下利益、超越当下处境的温暖与感动。

中国人向来有让孩子背唐诗宋词的传统，但是当我们变成青年、中年的时候，除了少部分人以外，大部分人已经跟这个传统越来越疏远了。过去孔子编《诗经》，是为了诗教，用诗歌教育人。今天的教育把学问分门别类，文学变成了一个专业，甚至可能还被学物理、学生物的人瞧不起。其实文学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专业，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底色。《诗经》虽然是一本诗集，但在古代是五经中的一经，是必须读的一部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就是说晚上因想念而睡不着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不就是说百姓抱着家里的丝到市场上卖吗？这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这里面包含了情感与美，描述了劳动，描述了情感，描述了时代。诗歌所蕴含的知识、经验与审美，是对物欲的一种克服、一种超越，使我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

诗人里尔克曾说：“从此以后，你就爱上了这个人。这意味着你要努力地用你温柔的双手将他的轮廓按照你当时看到的样子描绘出来。”这也是我读杜甫诗，想那个时代的那个人，所生发出来的感受。

我们当然不可能再看到杜甫，也不可能回到唐朝的成都，但杜甫那些充满当时现实感受、时代气息的诗歌，却生生不息，流传至今，声音响亮，音调铿锵。阅读、欣赏、体味杜甫成都诗，却能把他、把一座城市、把一个时代在想象中重新复活，看到一个远去了千年的生命，依然那么生动鲜活。

(摘自2025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旧家具

□ 乔叶

因为家里动了点儿小工程，就淘汰了一批早就不顺眼的家具，想要买点儿新的。有朋友推荐让去旧货市场看看。说旧货市场虽名为旧货，可有很多东西还是崭新呢，性价比极高。那就去看看。午睡后就去了朋友推荐的那家。在北三环外，也曾路过很多次，一直不知道那一大片平房是干什么的，这次终于明白了。厂房车间似的结构，一个车间就是一家店。人们三三两两地在门口聊天，乍一看，分不清老板和工人。但只要往店里进，他们一和你搭话，你就知道了。工人往往比较热情，却是职业的热情，迎宾式的。老板呢，则稍显冷淡，这冷淡是有话语权的冷淡，因为知道自己说话是算数的。

因为没有想买，所以看得随意，哪家店都进，只当瞧稀罕。办公用品居多——这是个流通之地。应该是公司倒闭了，就卖了家具。新公司成立了，就来这里买，物美价廉。量又大，格式也统一，好收购。

也有一些私人家具，果然不少都是崭新呢。虽然蒙了灰尘，但一看品相就可以想见擦干净后锃亮的样子。这些崭新的家具，怎么就送到这里了呢？自然必有缘故。或是因为买不到，买回家越看越不如意，就发卖了。或是刚结婚不久就离了婚，之后再娶时断不能用这些虽新已旧的物件，就得处置。或者是因调动工作卖了房子搬了家……物离人，人离物，都有一本故事。

走着逛着，便看中了一个实木茶几，才要一百五。我问可以送货么？老板从鼻子孔里冷笑：一百五你还要送货啊。

还看到一个很原生态的榆木茶台，款式色泽都漂亮，含五把椅子三个条凳，一共二千八。真是太便宜了。只是太大了。好不容易腾出来的空间，我不想让它占得太厉害。

有个老板强烈推荐他的一套美人椅，说是四大美人呢。我便跟着他的指点认真地看那椅背，皮革面上果然印着工笔画的四大美人。老板得意地拍着其中一个说，你看你看，这个洗衣裳的，不是西施？我说是啊，是西施。老板点头道：我看她在洗衣裳，就知道是西施。

西施是浣纱，不是洗衣裳。想跟他解释这一点，后来想想，也没必要厘清。我能跟他说，这纱不是衣服的纱，而是作为原材料的苎麻吗？还是罢了。

我问多少钱一把？他答一百块。又总结道，四五百块，不能再少了。我感慨，真便宜。一边感慨一边觉得，在这里，自己成了一个有钱人。看他不明白所以地笑了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得体。是啊，买东西的人，怎么能感慨人家的东西便宜呢，这是对东西的不尊重，是不符合买者的职业道德的。必须嫌贵才对。

可是很没出息的，我还是越逛越觉得便宜，越觉得便宜就越觉得自己有钱，越觉得自己有钱就越觉得该买。到底还是没控制住，当机立断买了一个原包装尚未拆封的茶台，含五把椅子，货价一千九，加上一百块的送货费一共两千。

真的，太便宜了。

有点儿尴尬的是，要和送货师傅一起坐三轮，且需并排坐在驾驶座上。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我有些惶恐。和师傅紧紧挨着坐，心里一边打着小鼓，还一边故作镇静地和他聊天，听他讲运货的种种。很快就到了我家所在的经三路，我说经三路可能有警察，他说一般不会有。我以为他们会爱走小路躲警察，他说他们就爱走大路，大路平坦好走。几年前曾经被警察逮住过，要扣他的车，车值一千多，他当然不舍得，就和警察讲价还价，警察不理他，他趁警察开后箱盖的时候扔进去一百块，警察就让他走了。这就是生存的智慧吧。

也是这位师傅，上上下下几趟，把货给我扛到了家。我给他拿水，道辛苦，赞他能干。他说，不能干不行啊，没文化的人，就得能干。看着我满屋子书，他突然又说，你是文化人吧。我连忙否认，不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否认，反正在那一刻就是觉得，否认就对了。

(摘自《要爱具体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摘自2025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摘自2025年2月21日《人民日报》)